

本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统筹：常 英
联系电话：0311-88643113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古籍保护

专刊

藏書報
2018年4月2日
总第33期

藏书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主办

《补编》大多来自私人收藏，少数民族文字佛教版画最具特色

《全集》于2004年发起，计划2012年出版。因不断有释教古帙遗珍重光面世，每次新得片纸经像都会对《全集》是一次有益的充盈，编委求全之心愈加难抑，故杀青付梓之期一延再延。由于《全集》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规定时间内必须结项，终不得不抑制贪求备之心，于2014年截稿出版，最终汇聚了中国历史上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三千多种、共计三万余幅佛教版画珍品。《全集》面世后在出版界、艺术界、宗教界、学术界赢得了广泛赞誉，并在2017年喜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全集》虽已出版，但编委对佛教版画的搜集工作却从未停歇。在《全集》截稿后搜集到的，知道信息而未能在出版前得到拍照资料的，以及后期大量新发现的版本，全部未能载入《全集》。“从2004年开始一直在不断地搜集，《全集》大多选用的是公藏机构和来自拍场的收藏品，但还有很多私人收藏家因为对出版成果的质量有疑虑，所以一开始不愿意提供出来。”《全集》主编、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馆员翁连溪告诉记者：“《全集》出版了以后，很多先生看着还不错，又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藏品，这些藏品有很多《全集》里未收，还有一些虽然《全集》收入了，但《补编》收入的版本更早、更珍贵。”此外，与《全集》相比，《补编》收入的作品几乎都是通过实物拍照录入，“我们会到很多藏书家的住所，有的仅拍照就需要几天的时间，尤其是《补编》的分卷主编乌日切夫（蒙古族，著名版画家），他一人提供的藏书就有八卷之多。还有一些朋友自己扫描了藏品给我们送过来”。正是由于这些私人藏家的信任与支持，才使得《补编》顺利面世，为文化艺术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图像史料。

《补编》仍然沿用《全集》的版面样式、编排方法及装帧工艺，编选原则以佛教经、律、论插图，独幅佛教内容版画为主，也适当地甄选了部分佛寺志、地方志、山水志、诗文、戏曲、小说、画谱、年画等与佛教相关内容的版画。其所收文献是对《全集》的补充和完善，时间上迄唐末五代，下止民国，数量仍以明清为最；内容主要分三大部分：一为汉文佛教版画；二为受佛教影响的民间宗教版画；三为少数民族文字佛教版画，这也是《补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补编》中的少数民族文字版画专辟八卷予以收录，因其出版信息多不翔实，除明确有时间纪年的版本外，其他多根据纸张、版画内容、收藏地等信息考据大致时间，故无法按时间排序，只能将此部分文献大致按语言分为蒙文、藏文、满文三个部分，各部分又以绘刻内容再行分类，是对中国佛教版画艺术史重要的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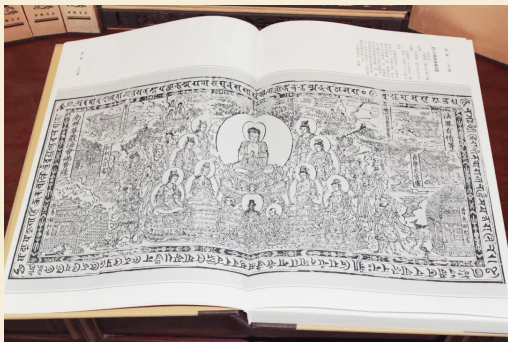


一人藏八卷，填补佛教版画空白

《中国佛教版画全集补编》问梓

本报记者 刘晓立

佛教版画是中国佛教文化艺术、中国艺术史，特别是版画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佛教思想借助图像传播时所选择的最悠久、最广泛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2014年，《中国佛教版画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的面世，在已有国内外中国佛教版画资料收藏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空前规模的总结。但新的史料还在陆续发现，《全集》编委继续辗转于国内外公私藏书机构寻觅、拍摄版画作品，集腋成裘，时至今日又累积编撰二十六卷，作为《中国佛教版画全集补编》（以下简称《补集》）再次结集出版，呈献给读者。



中国佛教版画全集·补编（精装二十六册）
作者：翁连溪、李洪波主编
定价：39000.00元
出版社：中国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3月

乌日切夫一人藏八卷，不少新发现推翻了“原有认识”

少数民族文字版画部分多为乌日切夫博士的藏品，其中又以清代蒙古地区刊刻的佛教版画居多，如经藏尊像、护法图、供养图、天文历法、佛医药典、风马旗等。“在这些藏品中，有很多孤罕版本，甚至有不少颠覆性的史料发现。”翁连溪说，“比如过去无论是印刷史，还是出版史都没有提到过铜版刷印的佛经《八千颂》，这次在他的藏品里就见到了一部，属于之前完全没有公布过的。这个经我之前也见过，但对于其刻印方式一直有疑虑，木版不像，金属版也不能确定。后来我们在蒙古国的博物馆里见到了这部佛经的大量铜版，从此改写了印刷史、出版史的一个记录。”

翁连溪接着举例说，还有一部《五百佛像集》，存世非常少，目前全世界仅知俄罗斯有一部，日本有半部，印度有半部，还有瑞士有一部，中国大陆图书馆还没发现有收藏记录。这套嘉庆时期在蒙古编纂的书，是记载传统藏传佛教尊像叫法的最全记录，它表面上看是彩绘的，后来通过拿显微镜、在灯光下照等手段，发现实际上是在墨印线条之后涂的色，这也算一个新发现。“过去好多藏传佛教的版画都被认定为是彩绘的，实际上都是后填的色。通过这个事，我们也推翻了之前的很多认定，比如康熙三十九年藏文的《甘珠尔经》，它有不同的本子，有的认为上下的尊像、扉页像都是画的，有的认为是印刷的，现在看来好多都跟《五百佛像图》一样是先印刷后填色。”翁连溪说，“这也提醒图书馆人在著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这种情况的存在。”

此外，据翁连溪先生介绍，藏传佛教独幅的版画，《补编》也收入了很多，算是一个意外收获。

古版画种类繁多 整理出版之路任重道远

“《补编》截稿之时，还有新的史料陆续发现，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实在无法全部收入，乌日切夫博士还准备单独出版一部《中国藏传佛教版画全集》，仅这部分大概就能出到十五卷左右，其中包括很多《补编》未收入的。”此外，翁连溪告诉记者，《全集》出版后，韩国、日本等国收藏机构看到也非常高兴，愿意将自己收藏的佛教版画部分提供出来，将来也许可以将包括韩国、日本、越南、缅甸、尼泊尔等国收藏版画集中出版，以促进佛教版画的研究。

“跟佛教版画的收集几乎同时并行的，还有道教版画，这部分也有十多年的积累了，计划今年出版。”另外，翁连溪与欧洲一些国家机构合作，在筹备一个“欧洲藏中国古版画出版专题”，“现在正在做欧洲冯氏木版画基金会的收藏，他们藏有将近500种中国古版画，目前已经扫描了200多种”。

中国古版画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就是年画，而年画里一定不能忽视的就是姑苏版画。“一般公认，姑苏版画发展的巅峰时期是康熙到嘉庆年间，它将西方透视法等与中国古代雕版上色的民间年画技法相结合，因为一般用于出口，所以国内过去仅藏有一张姑苏版画，在辽宁省博物馆。”翁连溪告诉记者，“而在国外，我知道的一位私人藏家个人就藏有170张，大英博物馆都没有他藏得多。日本和韩国也分别有一些，这几年国内拍卖行从日本买回来几张。”

可见，想要将中国古代版画一一梳理，并很好地进行保护、研究与整理出版，还任重道远。

马文大带你认识中国古代版画

□本报记者 刘晓立

中国古代版画肇始于隋唐之际，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产生，兴盛于明代中叶至清前期，清中晚期至民初逐步衰落，有着近千年的辉煌历史。“中国古代版画主要是作为书籍插图的形式而存在。”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中心主任、版画研究专家马文大告诉记者。

藏书报：中国古代版画的有哪些重要题材？

马文大：隋唐、五代、宋、元的中国古代版画，都是以宗教题材的版画为主，其中又以佛教版画题材为甚。中国古代版画的制作是将文图反向镌刻在木板或其它材质上，在版上涂上墨，覆盖上纸张，刷印取得的文图复本。佛教出于弘法广布的需要，有大量复制版画存世，目前唐、五代遗存的版画全部都是佛教题材，宋元也以佛教版画最为丰富。而道教版画的早期遗存，最应该提到的就是西夏黑水城发现的《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扉画。元代尊佛抑道，道教经典多次被朝廷下诏焚毁，使元代以前道教版画流传很少。

宋代是中国书史、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全面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阶段，刻书地域遍布全国，产生了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版画艺术自然也有了兴盛发达的沃土。除了宗教版画题材外，儒家经典、人物传记、医学、匠作、画谱谱录、工技农艺、史地方志等类书，都有插图本，如《梅花喜神谱》，是第一部木刻画谱；这时期还出现了最早的彩色套印版画《蚕母》《东方朔盗桃图》。元代最早有小说戏曲版画刊刻，如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安书堂刊行的《新刊全相三分事略》，现藏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

明中期以前的版画主要以宗教题材（尤其是佛教版画）为主，宋元出现了一些世俗类图书的版画，包括画谱、经史类书插图、文学作品插图，地域上也以中国书史上的著名刻书地区为主，如福建、杭州、四川、平水等。但目前古版画研究者一般不予分别流派，分别地域，随着古版画研究的深入和新的版画资料的发掘，明前期以前的版画题材和地域流派研究会更加详尽。

就题材上说，明代版画除了宗教版画承宋元余绪继续辉煌发展外，小说题材、版画题材版画都有着辉煌的成就，画谱类题材版画精工细作，还出现了彩色套版拱花工艺。

清代的版画，尤其清前期的版画，仍有明代的影响，产生了一些优秀的版画作品。题材上比明代还丰富，宗教版画、小说、戏曲版画、画谱、山水人物版画都具备，内府殿版版画、铜版画都应时而生，并且有相当高的艺术造诣。

藏书报：中国古代版画有哪些重要流派？分别有哪些特征和代表作品？

马文大：古代版画划分流派，自明代始，严格说自明代中晚期始。明代是我国古代版画大发展的时代，尤其是明万历以后，郑振铎先生称之为“光芒万丈的时代”。明前期，实际上包括

了史学上的明前期和明中叶，自明初至嘉靖、隆庆，版画成就非凡，取得了很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成果。明中晚期，明万历至明末，是版画的巅峰时期。

就地域流派上说，明代中晚期出现了建安派、金陵派、武林（杭州）派、苏州派、吴兴派、徽派以及北京地区为代表的北方版画。都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大量典型的版画作品。

周芑先生论建安派版画说：“以古朴稚拙为特征，人物造型简略，线条粗实圆满，丰姿肥硕，不减古人。”

金陵版画的主要特色是构图简约明了，线刻粗豪劲健，大片使用阴刻墨底，强化黑白对应关系。

徽州的版画崛起比较晚，在万历十五年之后。但是徽州版画的出现对中国的版画史来说是一件革命性的大事。专业画家开始大量参与到版画创作，出现了一个很庞大的木刻艺术家的群体人虬村黄氏刻工。画家和版画艺术家的完美结合，郑振铎说自此徽派版画“由粗豪变而为秀隽，由古朴变而为健美，由质直变而为婉约，盖徽派版画风转变之始也”。

万历之后的泰昌、天启、崇祯时代的版画，建安、金陵、徽州版画日益衰落，而武林、吴兴、苏州版画兴起，苏杭地区人文荟萃，经济发达，版画呈现出文人画的风韵，尤其是画谱、戏曲、小说等方面的版画十分突出，大批文人画家如丁云鹏、吴左迁、钱穀、赵璧、顾正谊、陈洪绶等参与到版画创作中来，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插图艺术大师。版刻风格受徽派版画影响，工丽细致，画风流畅。

明万历以后出现的彩色套印版画是版画门类中最为突出的成就。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刊《花史》、万历三十三年《程氏墨苑》，万历中叶刊行的《湖山胜概》，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墨、蓝、红、黄、褐五色套印，对色准确自然、清丽典雅。天启、崇祯年间吴发祥刊《萝轩变古笈谱》，第一次运用了短版和拱花技术。天启七年（1627）胡正言刊《十竹斋书画谱》、南明弘光元年刊成《十竹斋笈谱》，是中国古代彩色套印版画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明崇祯十三年（1640）吴兴闵齐伋刻《西厢记》彩色套印版画，是中国古代戏曲版画中非常独特的奇葩。

自金代平水刻《隋朝窈窕四美人图》等年画性质版画之后，清代桃花坞、杨柳青等木版年画、戏曲小说版画也大放异彩，清代外销站苏版彩色套印年画和丁亮先兄弟的彩色套印木版花卉都达到了版画的最高境界。只是到了清代中晚期，受战乱影响书业受损，一些著名的刻书地遭到破坏，优秀的刻工难以为继，晚明至清前期精丽的版画作品逐渐衰落。

藏书报：怎样看待中国古代版画的艺术和文物价值？

马文大：版画的艺术和文物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如上所述，明代大批文人画家参与画稿、著名刻工镌刻的版画作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是中国线描



线刻艺术中的璀璨的艺术精品。自唐五代以来至清代的版画风格流派多样、题材广泛，木刻、铜版不同材质的使用和彩色套印、拱花技术的实践都是对版画的重大贡献。

版画的文物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留存后世稀少的版画精品早已经是收藏家的追求，如明末刘玉明刊刻的《古本三国演义图》，图月光式，刘玉明是著名刻工刘素明的弟弟，以前只见过署名刻有《三国演义英雄谱》的插图，此本为新发现的另一创作，虽然残存图二册，仍然在拍卖市场拍出高价。一些留存稀少的彩色套印版画、铜版战图、姑苏版年画，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文物精品。一些小说、戏曲的版画由于不同坊肆不同流派的翻刻，也为鉴定小说戏曲的版本源流起到了重要的判断依据，尤其一些名著如《三国》《水浒》不同版本的流传与演变有着重要的揭示作用。

藏书报：古版画的保藏量如何？如何对这些珍贵的版画进行保护传承？

马文大：古版画的藏有量如中国古籍一样，浩如烟海，如中国古代佛教版画，目前整理的就有三千余种、三万五千余幅，道教版画虽不如佛教版画留存多，数量仍很庞大。戏曲、小说版画版本众多，总量也达千种以上。这些版画大都散在众书，有的收藏于海外公私机构，查检起来颇为不易，好在有一些古版画研究者和爱好者多方结集影印出版，其实是对古版画作品的最有利保护与传播，这些再生性保护措施是我们提倡的，政府和文化机构也应当给予相当的支持与资助，才能较好的搜集、整理、研究这些浩如烟海的古版画资料。当然，一些珍贵的古版画作品，也应当尽快列入古籍修复与保护计划，对年湮代远、破损严重的版画作品进行修复性保护。

藏书报：除了影印出版外，建数据库是不是一个保护的好手段？

马文大：古版画数据库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鉴于版画作品众多、收藏单位和个人遍布世界各地，因此，现阶段宜采取针对不同类别、不同题材、不同流派的版画数据库整理和制作。现在有一些大型图书馆和机构进行过有关古籍插图数据库的尝试，但远远没有达到全面、系统地整理出古版画数据库的水平。建立这些数据库对于古版画的研究、整理、传播、鉴赏都有重要作用，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图像学上的重要意义，也对开发、利用古版画元素开展文创工作大有裨益。

本文所列举图片，依次为：
环翠堂刊《坐隐先生精订棋谱》
闵寓五本《西厢记》
《湖山胜概》
《观音像》（五代 吴越）

1 古版画的巅峰时代

关于中国的古版画，现在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作品，就是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刚经》扉页插图，但真正的巅峰应该是崇祯时期的徽派版画。

“有人说现在的版画家也很厉害，但那不是一个概念。”宋平生说，版画家的作品是创作版画，从构思、刻板到印刷，全部是由版画家独立完成的；而古版画是复制版画，主要是图解书中的内容，不能像版画家那样天马行空、自由发挥，必须经过画工、刻工、印工协作完成。

中国古版画发展到最巅峰的徽派版画时期，彩色套印也成熟了，比如最有代表性的《十竹斋笺谱》《十竹斋书画谱》《萝轩变古笺》等，“其实当时还有一部分明代彩色套印春宫画系列，因为‘不登大雅之堂’，也没人专门保存，现在很多早期的几乎已经绝迹，幸好日本曾经有一位收藏家专门收藏这类作品，他去世之后又有冯德堡收藏传承了下来”。到了顺治的时候，还出现了萧云从《太平山水图画》《离骚图》等，这些是清代的作品，但实际上刻工技巧还是延续了明代的风格，甚至于刻工本人也是从明末跨越到清初的老工匠。“再往后就很少有能达到巅峰时期水平的作品了。”宋平生介绍说，因为要产生一幅艺术水平很高的版画作品，必须同时兼具几个条件：好的画家参与画稿、好的刻工操刀、好的印工印刷，再加上有钱的好事文人主导。“其实，说崇祯时期是中国古版画的鼎盛时代，并不是说清代及之后没有好的刻工，而是因为不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慢工才能出细活，所以要达到一定水准，就需要足够资金的支持。”宋平生举例说，中央美院传统版画工作室，有一个叫卢平的版画家，原来是桃花坞的刻工，他翻刻过《西厢记·窥简》和汪廷讷的棋谱插图，完成一页就要好几个月，“想想如果古代的刻工用这个速度，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怎么能养家糊口呢”。

2 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插图本”

“精美的古代版画不但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是古人并不重视这类书籍的价值，传统藏书家也没有人专门关注这一块。”宋平生说，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插图本大部分是比较通俗的，比如戏曲小说的产生主要是为了迎合一些富商及普通市民消遣的需要。“大多数藏书家更愿意收藏一些正经正史类的文献资料，如果说一个藏书家藏了一堆插图本，那会受到别人耻笑的。”宋平生说。所以，大量好的版画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都逐渐消亡了。

一直到民国时候，才有人开始系统地收藏版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著名学者、藏书家郑振铎。郑振铎非常喜欢插图本，也正是因为他的不遗余力，才使得大量优秀版画免于流失海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郑振铎去世后，其藏书被家人全部捐给了国家图书馆，而这一举动也使得这些书籍能够安全保存至今。“我认为，不管是从保护古籍的角度，还是从古版画的传承角度，郑振铎都居功至伟。”宋平生介绍说。

戏曲研究家、藏书家傅惜华也收藏了很多精品版画。“我以前看过民国时法国图书馆跟傅惜华在北京合作举办的一个展览的目录，其藏品令人叹为观止。此外，傅先生还藏有汪廷讷的《环翠堂园景图》，它既是中国版画史上的杰作，也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版画，流传非常罕见，称得上是海内孤本。”宋平生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据傅惜华藏本影印了经折装本，江苏古籍出版社随后又出版了卷轴装本。“另外，还有一位堂号‘不登大雅之堂’的北大教授马隅卿也收藏戏曲小说。”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努力，古代版画才逐渐引起重视。

3 保护“古版画”目前还存在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版画发展到近现代，已经有人意识到其价值，并专门收藏研究，“但图书馆对于插图本并没有格外重视，只是将它放在书库和其他古籍同等待遇”。这在宋平生看来还远远不够。

“我觉得，古版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很精华的部分，要对其加强保护”。

“前些年，古版画受到市场关注，频频在拍场高价成交，引得一些不法之徒覬觎图书馆馆藏，趁借阅之机窃取珍贵藏品，这类事件的发生也提醒广大图书馆界必须完善古籍借阅制度，在为读者提供便利的同时，注意防范。”宋平生告诉记者，尤其是对于之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古版画，更要加强管理和保护。

有计划、有步骤地影印出版优秀古版画，也是宣传、利用、保护古代版画的有力措施。近些年无论是公藏机构还是个体都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古版画的影印出版目前还存在一个技术层面的难题。”宋平生接着说，古版画对印刷质量的要求非常高，但是，

很多影印本都存在印刷质量不达标的问题，比如徽派版画线条极为精细，但不知是宣纸还是墨的问题，版画里一些非常小的线条影印出来后，会显得有点“胖”，给人一种失真的感觉，“跟原书一对比，差别就很明显了”。影印出版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弘扬版画艺术，而现在的国内技术明显还无法表现出徽派版画的真貌，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除了影印出版，现在还有人做翻刻古版画的工作，“大家传承古版画的动机是好的，但是里边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刻印水平不够，或者是没有完全表现作品原貌。“我觉得无论是翻刻还是影印首先要尽量忠实于原著，如实反映作品原貌，只有这样，才能在推广中起到真正的作用。”宋平生说。

从保存作品原貌这方面来说，保护古籍、推广插图本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专门的古代版画数据库，虽然这可能缺乏手握书卷的那种感觉，但是它所具有的忠实于原貌、方便利用的优点，恐怕是其他手段无法比肩的。

4 关于古版年画

古版画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年画，其收藏情况在中国更糟糕。年画是一种实用美术，过年的时候买一张贴上，过完年或到下一年就扔掉了，又因为生产量特别大，所以更没人重视，也没有收藏家专门收藏，所以早期的古版年画留存下来的极少。

“一直到建国以后，才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王树村先生专门收集研究年画，保存下来一批，后来这批年画都捐给了中国美术馆，其中不乏独特的精品。”王树村是天津人，所以他的收藏大多是杨柳青的年画。馆藏机构里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都藏有不少年画，但更多的早期年画都在国外，

国内所藏大多数都是清末以后的，“王树村收藏的早期年画还是年画铺留作资料的那部分”。

以前年画不受重视，宋平生曾在拍卖会上花了不到1万元买了二三十张光绪时候名画家的年画作品，但是现在关注的人越来越多，“去年上海有一场拍卖，我看有不错的年画，还特意跑了一趟，结果一张就几万元；中国书店一张姑苏古版画，竟然拍到100多万，这充分说明年画的价值被大家发现并重视起来了”。

“这也就是一个好的开端，保护、研究、利用、传承古代版画的道路还很长，让我们共同努力。”宋平生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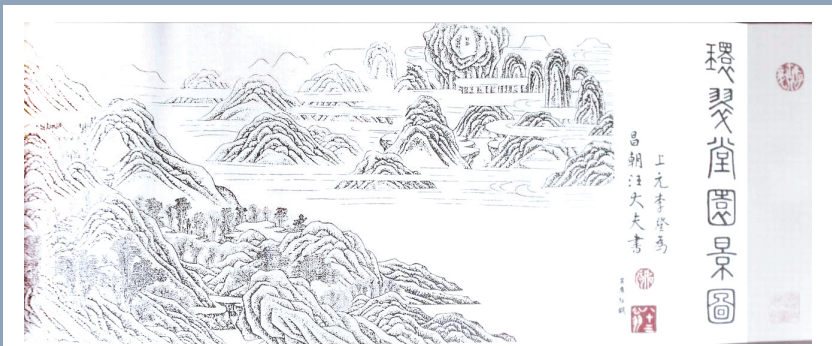
古版画的复制出版水准亟待提高

——古籍专家宋平生谈古版画的保护与传承

□本报记者 刘晓立

中国古代版画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它基本上可以分为古书中的插图和木板年画两类，现在各级图书馆收藏的古版画主要是插图本，只有少量图书馆藏有木板年画，因为大多内容比较通俗，所以在历史上并未受到足够重视。除了这两类，如果再细分一下的话，笺纸和笺谱也是古版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究的笺纸都刻有精美的图画，品种多了还会被刻字铺装订成书册的形式，就是笺谱，其中最著名的有《萝轩变古笺》《十竹斋笺谱》，以及民国时期由鲁迅和郑振铎汇编的《北平笺谱》等。由于许多笺纸和笺谱刻印精美，艺术性极高，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收藏家的青睐。

这些承载着极高文化艺术价值的古版画，如今的收藏情况如何？未来，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保护与传承？本期，本报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原主任宋平生先生为我们一一解答。



在古版画里，谁是「掐尖儿」的那个？

□ 本报记者 刘晓立

木版水印是中国传统特有的版画印刷技艺，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2006 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朵云轩自 1900 年创立之日起，就传承了木版水印这一传统技艺，在历经百余年的研究、制作和拓展后，朵云轩木版水印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综合了绘画、雕刻和印刷的再创造艺术。1992 年，朵云轩注册成立中国大陆第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古版画也成为朵云轩拍卖中的重点关注部分之一。

那么，朵云轩是如何传承木板水印的？在拍卖中，古版画又有怎样的表现？对此，记者采访了朵云轩拍卖公司古籍部经理傅蕴。

“朵云轩木板水印的传承和发展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傅蕴告诉记者，上世纪 60 年代，在上海画家胡也佛的带领下，朵云轩的木板水印技术精于勾描，线条极为细致，比如《陈老莲花鸟草虫册》《石涛花卉册》《任伯年团扇集锦》等，都是采用传统短版印刷方法制作的，体现了原艺术品的笔趣墨韵；到了 70 年代，朵云轩木板水印刻印大字本较多，比如《楚辞集注》《共产党宣言》《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稼轩长短句》等；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是朵云轩木板水印的全盛阶段，这个时期有一部非常有名的代表作——《萝轩变古笺》。“《萝轩变古笺》的原本是 60 年代在浙江发现的，到 1979 年由上海一位文化界领导牵头，

著名画家谢稚柳监刻，以非常严格的标准在朵云轩翻刻完成。”傅蕴介绍说：

“当时定价 300 元，但是到拍卖行情最火热的 2011 年，就拍到了 25 万。”80 年代朵云轩还刻印过一套《十竹斋书画谱》，该书于 1989 年获得了德意志莱比锡国际博览会的金奖。其获奖原因，除集合了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及李一氓藏书等公私藏最好的本子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赶上朵云轩木板水印的全盛时代。那时候，老一辈的技工正值壮年，新一辈的人员也都成熟了起来，所以刻印这部书的时候非常讲究，“其所用的染色技术效果甚至比原本还要漂亮”。

对于这些有名、翻刻的古籍，傅蕴说：“虽然从底本选择，甚至刻印

技法上都可能是同时代最好的作品，但因为年代毕竟近一些，也还有一些存世量，所以价钱一定不能炒得太高，要不然很容易受到市场影响，使其价值透支，《萝轩变古笺》就是这样。”《萝轩变古笺》行情最好的时候拍到了 25 万，2013 年左右的时候，朵云轩利用旧版又重印后，现在跌了一半不止，“这就像古钱收藏一样，本来挺珍贵的品种，突然哪儿出土了一堆，价钱一下就跌下去了”。当然，《萝轩变古笺》之所以价格起伏如此之大，还因为曾经有人自己刻了一页前言，加到新版里来冒充旧版，扰乱了整个市场。而《十竹斋书画谱》因为部头较大，而且勾描、染色更难，所以基本没有作假，价格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

拍卖：“掐尖儿”的东西会一直坚挺

从近些年的拍卖情况看，有几类版画作品越来越受到藏家的关注和重视，一旦出现就必定引起激烈竞争，高价成交。比如，徽派版画自民国以来一直受到一些大藏家的重视，像郑振铎、马隅卿、傅惜华、周越然等，就专门收藏戏曲小说。“五年前，我发现了一批原本以为已经毁灭的周越然旧藏。”傅蕴告诉记者，周越然的藏书楼就在商务印书馆旁边，在 1932 年一·二八事变中被轰炸，但是他在上海的一支后代还保留了一批非常精美的徽派版画著作，包括明末凌濛初刻本《西厢记》和《养正图解》在上拍后，价格都拍到了 100 多万。“2013 年，朵云轩拍了一套《西厢记》，当时拍了 90 多万，到 2017 年，在大部分线装书跌价的情况下，同样的这套书在保利秋拍拍出了 160 多万，这说

明‘掐尖儿’的东西还是很坚挺的，不受行情大起大落的影响。”傅蕴说。

说起版画里“掐尖儿”的东西，傅蕴还特别提到了“最近兴起、马上会火热的年画”，尤其是苏州桃花坞的年画。“姑苏版画里最精彩的就是大尺幅、通景式的西湖图，里面用了一些西方的透视、明暗技法，但是因国内留存太少，以前很少有人关注。”傅蕴告诉记者：“但去年在中国书店的一次小拍里就出来这么一张姑苏版画，大概从 1 万抢到了六七十万；去年 12 月北京泰和嘉成搞过一个年画专场里也有一张，同样是六七十万成交。”其实，桃花坞的年画和徽派版画都属于同一时期的艺术品，尽管前者没有后者细致，但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值得更加关注。

在傅蕴看来，还有一种需要加大

关注的就是清中期以后的天津杨柳青年画。杨柳青的年画大多比较喜庆，比如福祿寿、连年有余等，留存都比较多，但还有一些是比较有特色的精品，尺幅更大，且能表现当时的时代背景，比如表现电车图、女学堂等新鲜事物，以及讲述旗人生活娱乐的善扑营等，都属于杨柳青里“掐尖儿”的东西。那到底“掐尖儿”的标准是什么呢？“首先是在艺术的技法上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且在内容上能反应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对于杨柳青“掐尖儿”的东西，现在慢慢已经有人在关注了，但与徽派版画相比，还远远不够，“现在杨柳青年画行情最好的也就是小几万块钱，是一个非常值得投入的领域，但一定要注意将精品和一般品区分开来，这两者的差距一定会越来越大”。

鉴别：“手工的不均匀感”是刻印版画的特色

古版画在拍场上越来越受到关注，也带来了一个鉴别的难题，尤其是有名气的版画，版本一般更多，那如何区分原刻本与影印本、石印本也成了广大藏家关注的大问题。对此，傅蕴介绍说，一般容易受干扰的情况有几种，其中，清末的时候，有的书将木刻记录为石印，比如上海刻印的《孔子家语》四册，这种情况极为特殊，但也需要特别注意。

而更多容易被干扰的就是石印本、影印本区别于木刻本的问题，这其实有几个小窍门：从纸张上看，木刻本一般用手工纸，不管是白纸、黄纸、竹纸、连史纸、棉连纸等，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正面和反面是一样的；但是无论是石印还是影印所用的机器纸，则正面特别光滑，反面很糙，正反面明显不一样。此外，机器纸因为使用了一些化学成分的试剂，所以纸张容易氧化，时间一久表面出现一些黄斑，手工纸如宋版书即使保存千年，也不会出现黄斑。要判断是不是手工纸，还可以用有无帘纹来鉴别，因为手工纸抄纸的时候用的是一种竹子做的帘子，所以在纸张上会留下一些帘子的纹路，机器纸则无。

从刻印技术上看，可以把一叶纸

从中间拈开，手工刻印因为受力不均匀，所以从背面看，有的地方墨会渗出，有的地方则没有，能感受到一种手工的粗糙感；但是如果是机器印刷，则力度一致，有的根本不会造成渗漏，即使有渗漏，也是很有规律的。傅蕴举例说，清末吴大澂有一本《古玉图考》，这本书多见是石印本，木刻是极其罕见的。“有一次拍卖会上出现了这本书，大家一晃而过自然而然当作了石印本，结果遗憾错过了这套木刻本。两者之间的价格有二三十倍之差，木刻能达到十几二十万，石印的也就六七千。”傅蕴感慨说：“这也说明，熟悉的东西才容易出错，就像水里丧生的大多是会游泳的一样，经验会蒙蔽双眼。”如果对手工纸和机器纸非常熟悉，也可以通过重量上来区分，傅蕴介绍说，因为机器纸加了很多的化学添加剂及涂料，所以比手工纸要重上一些，但这轻重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还是要凭经验。

“现在在拍场上经常能遇到的、清代有名的版画，其中先印后印、纸张、品相等方面问题也是非常值得分辨的。同样一个本子可能价格差很多，道光年间的《鸿雪因缘图记》最具代表性。”傅蕴说。《鸿雪因缘图记》

初印本是用类似于开化纸的纸张印的，开本非常大，版画线条和绫子封面也非常漂亮，但这样的原本极少，一经面世就一定四五十万，但是后来用连史纸印的就比较常见了，所以价格也就多为十几万成交。



姑苏版《秋冬美景》，2017 年泰和嘉成上拍，32 万余元成交。